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长篇小说

花儿与黎明

邱华栋 著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长篇小说

花儿与黎明

邱华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儿与黎明 / 邱华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邱华栋文集)
ISBN 978-7-5594-0515-9

I. ①花… II. ①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358 号

书 名 花儿与黎明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15-9
定 价 5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花儿的芬芳与人性的丰富

——《花儿与黎明》修订版自序

我记得，在二〇〇〇年的时候，北京掀起了第一波网络媒体兴起的浪潮，当时我认识的很多媒体朋友都去了网站工作，比如，黄集伟去了博库网，我的大学同学刘晖甚至从新华社湖北分社辞职，来到了北京的千龙网工作。

《中国青年报》的徐虹也在王朔和叶大鹰他们参与的“文化中国”网站担任客串栏目主持，把我和丁天等一些青年作家叫去，做了一些访谈节目。一时间，似乎网络媒介要全面打败传统纸介媒体了，甚至连电视台这样强势的媒体，都有些摇摇欲坠了。当时，我听说，有很多国外的风险资金都投入到网络媒体中，网站的钱特别多。像我，也在那一年里把自己过去写的几百万字作品，都卖给了一个刚刚创办的网站，换了十几万的现钱，提前还了房贷。我一看，觉得网络势头很好，就把我的长篇小说《正午的供词》的首发权都交给了黄集伟所在的博库网，是博库网发表了那部小说，按照当时较高的稿费给我付了酬。那本小说因此就没有在杂志上发表。小说《正午的供词》的纸书出版，也是由张大龙和钱宁他们搞的一个网站，与中国

青年出版社合作出版的。

可是，仅仅一年过去，这些网站就哗啦啦倒闭了。有的后来依托政府和其他资金的支撑存活下来，比如千龙网，但也是凤毛麟角了。

转眼之间，这又过了十多年，新一波网络大潮涌过来，这一次网络媒体算是大获全胜，真正站稳脚跟，彻底改变了传媒的基本样态了，大家都看到了，纸媒算是听到了自己的丧钟。

其实，这些都是题外话，但却是我当年写这本小说的一个背景。我写这本小说，是想写出在一个特定的年份，比如二〇〇〇年，千禧年，发生在北京一对年轻的夫妇之间和他们周围的人的生活变化。这些人大都是在网站和传媒工作的年轻人，大都活动在北京东三环商务区，是承受今天的都市生活巨变的新兴中产阶层人。我尽量地写出当时的社会风俗，这样的构想是为了给同代人留一个影，希望今后有回忆的可能性。因为，我的朋友们经历了第一波网络热潮的发烧和退却，而他们的个人生活也在潮起潮落中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分崩离析。他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生活的理想之境，并且努力地企图抵达，但是一番折腾之后，他们都还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人人都在继续寻找着。我通过对几对年轻夫妻在二〇〇〇年这一年中生活的巨大变化，描绘了当代城市情感生活的世俗画卷：

刚刚辞职去网站工作的马达和他的妻子周瑾经营多年的婚姻生活接近解体，两个人分居了。她去深圳出差时和追求者王强见面了，王强对周瑾是一往情深，周瑾在王强的外力作用下，向马达提出了离婚。法院第一次没有判决他们离婚，分居的周瑾和王强紧密约会。而马达在网站认识了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米雪，两个人渐渐走在了一起。但是，马达发现米雪在

父母的安排下，选择的道路和周瑾一样，于是对米雪也冷淡了。他和老朋友高伟一起寻求生活的刺激，喝酒、吃摇头丸、泡妞、驾车远游，但是都排遣不了内心的焦虑。

外商穆里施追求周瑾，周瑾在王强和穆里施之间选择了穆里施，王强对周瑾产生了杀机。高伟突然被绑架，他的已经怀孕的妻子翁红月舍身救夫。不久之后，因为高伟转移家庭财产，被翁红月雇人打成植物人。马达和周瑾办完了离婚手续，突然又萌发了激情，但是被已经和马达和好的米雪看见，米雪离开了马达。马达所在的网站也忽然倒闭，他万念俱灰，进行了一次向西的远游，在新疆南疆的克里雅河的上游遇见了传说中的香女，闻到了可以使他重新焕发生活的信心的奇异香气……

这部小说还夹杂着一些魔幻情节和花卉知识，以及一年的重要新闻，既是关于当下城市情感生活的一个逼真描绘，又是一个时代的备忘和缩影，是我对某种知识和趣味小说的一种探索。爱情和婚姻的纷扰和困惑是这本小说的主题。花卉知识是这本书的“插花”部分。一些魔幻的情节是现实派生出来的产物。城市仍旧是我的人物活动的背景，甚至扩大到了京沪穗三个一线城市。肉体的狂迷和精神的颤抖，是这部小说的动作与声音。最后，对黎明的渴望，是小说中人物的梦想。

这本小说写于二〇〇一年，时年我三十二岁。二〇〇二年十月，由作家出版社以《花儿花》为名出版。在出版之前，先以《花心》做标题，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上刊发了部分章节，大约是五分之三的样子。可能我更喜欢《花心》这个名字，因为“花心”可以有多重的象征——象征女性生殖器，象征人的情感的变动不居，象征我小说中热爱花卉的人的生活，等等。二〇〇四年我做了一次修订，由原版的五十节，扩充为六十四节，使小说更加丰富了。这次出版就是那次的修订本。

作为“北京时间”系列小说之一，它是和当下的北京生活共时空进行的作品，往后面就接上了我的长篇小说《教授》了。《教授》首次出版于二〇〇八年，我现在改名为《教授的黄昏》，是因为“北京时间”系列小说的书名都是五个字，而且，都和一天中的某个时段有关。读者可以找来看看。

目 录

001 // 花儿的芬芳与人性的丰富
——《花儿与黎明》修订版自序

001 // 一

003 // 二

009 // 三

012 // 四

017 // 五

023 // 六

028 // 七

033 // 八

035 // 九

038 // 十

043 // 十一

047 // 十二

051 // 十三

057 // 十四

061 // 十五

069 // 十六

072 // 十七

077 // 十八

080 // 十九

084 // 二十

088 // 二十一

093 // 二十二

097 // 二十三

109 // 二十四

114 // 二十五

117 // 二十六

123 // 二十七

130 // 二十八

134 // 二十九

- 141 // 三十
146 // 三十一
149 // 三十二
158 // 三十三
166 // 三十四
172 // 三十五
177 // 三十六
179 // 三十七
186 // 三十八
191 // 三十九
199 // 四十
207 // 四十一
215 // 四十二
224 // 四十三
228 // 四十四
233 // 四十五
236 // 四十六
244 // 四十七
249 // 四十八

255 // 四十九

265 // 五十

272 // 五十一

277 // 五十二

284 // 五十三

288 // 五十四

298 // 五十五

307 // 五十六

312 // 五十七

319 // 五十八

326 // 五十九

332 // 六十

339 // 六十一

348 // 六十二

354 // 六十三

358 // 六十四

马达和周瑾在结婚之前，周瑾曾经怀了一次孕。当时周瑾正在读研究生，那是他们在马达的宿舍中的一次激情的结果，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所以经过商量，他们拿掉了这个孩子。

但是从那以后，如果他们因为一些什么事情吵架的话，他们的生活中就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情，比如在第二天早晨醒来，他们会发现文竹经过一夜的疯长，已经覆盖了房间的全部面积，他们就像是生活在由文竹构成的森林里一样。为了清除这些文竹，他们要忙上半天。

有时就在他们吵架的时候，可以眼睁睁地看见屋内的昙花竟然迅速地开放，又迅速地凋谢，并且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快得惊人和令人疯狂，当时就把马达和周瑾给看呆了，自动停止了争吵。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伴随着屋外会有很多的麻雀聚集在阳台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这些麻雀甚至还想着要冲进来，它们的脑袋在玻璃窗上碰得叮当响，也不停下来，都快把他们给吵死了。那个场面，和希区柯克

导演的电影《鸟》中，海鸥袭击人类有着相同的景象，不同的是这次变成了灰色的麻雀，因为麻雀纷纷冲撞着窗户，几乎要冲进来了，于是他们逃出屋子，那些麻雀就在他们的后面追逐，在他们的头顶形成了一朵麻雀的乌云，叽叽喳喳地喧嚷着，俯冲着攻击他们，使很多人都停下脚步来观看这个奇妙的景象，直到消防队员的红色消防车闻讯赶来，才瞬间消散。

或者，屋内不知道从哪里会跑出来很多的潮虫，这种多足的温驯玩意儿似乎闻到了他们身上发出的什么潮湿的诱人气味，不停地向他们所在的床上爬去。那个场面还是十分吓人的，害怕虫子的周瑾总是大声尖叫着，扑打着，以至于他们用尽了“雷达”牌杀虫剂也于事无补。而像是屋内经常出现蚂蚁和蚯蚓的大军，以及他们养的花卉会释放出白色的烟雾，更是经常发生的了。

他们想，是不是已经从大地上和他们中间消失的那个没有出生的“贝贝”在捣乱？这是很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要吵架？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吵架。他们结婚之后就经常要吵架，于是就经常有这类古怪的事情发生。

二
一

路过亮马河的时候，马达看见了河边的那片在冬天都显得郁郁葱葱的冷季型草坪中间的蜡梅花树，树上已经开了淡黄色的花，柔和的清香从蜡梅的枝头飘散过来，涌进了马达的鼻子，这种感觉让他忽然回到了很久以前的一天，那一天同样是在他闻见了蜡梅花香气的同时，他看见了一个女孩，后来经过他的长期的努力追求，那个女孩终于成了他的老婆，现在想起来，似乎已经有隔世之感了。

马达绕过一个拉满了一车鲜花的三轮车，沿着结冰的亮马河的南岸走着。现在是二〇〇〇年的起始，一月三日。马达一直搞不清楚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纪，好象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一百年，其实，二〇〇一年，才真正是新的世纪的开始。管他呢，其实即使是进入了新的世纪，人性仍旧是不会有变化的。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人性基本上没有多少的变化，所以，他想起这些天报纸上和电视上在大做新世纪的文章，约请了不少的名人谈新世纪，就有一些好笑。名人们大都很乐观，展望了未来美好的一切，但是他们全部忘了仅仅几十年前，纳

粹还在焚烧犹太人，俄罗斯在清洗着自己的社会，把几百万人关进了牢房，日本人像野兽一样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造成了几千万人丧生；中国的五十年代末的人祸饿死了几千万人，而不久以前，非洲的皇帝还在以吃人肉为荣。至于地球上局部的战争，南斯拉夫的分裂导致的种族仇杀和科索沃的大量被国际犯罪集团控制的性奴隶，还有各种各样的天然灾祸就更不用提了，这些新闻和旧闻使名人们乐观的访谈变得很苍白和下流，可媒体却乐意刊登这样带给人们哪怕是虚假的希望的东西。

谁都会知道，在新世纪里人类所要面对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灾难，仍旧不会比已经要过去的世纪少，人性的毛病比如贪婪、自私、骄傲，还有不合理的欲望都不会有多少的改变，所以，在这个跨越世纪的年头来欢呼新世纪的到来，无非是新闻媒体给自己找一个话题，同时让所有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罢了。至于未来是不是特别的美好，那就很难说了，说不定人类自己发明的东西，很快会把人类自己都毁了。而且人类自己无休无止的对物质和大地乃至宇宙空间那占有的欲望，还可能使人类在新世纪变得更糟，这是完全可能的。马达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忧患意识很浓的人。

马达沿着亮马河的南岸向一栋高大的写字楼走去，那种淡淡的蜡梅花的香气仍旧萦绕不去，恍惚间有一种时空的错位感。

亮马河一带是北京新兴的商务区，这一片地区也是十分国际化的第三使馆区，分布了很多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日本、美国、印度、德国和韩国的新大使馆已经兴建或者正在这一片兴建，所以人气似乎在迅速地聚集，到了晚上，这里是一片特别热闹的景象。“野鸡”、乞丐、卖花女和外宾以及衣着光鲜的白领在这里成群地出没着，构成了一个繁忙和繁华的美丽新世界。亮马河地区是北京国贸桥一带的正在建设中的中央商务区的延伸地带，加上这里又是第二和第三使馆区的连接地区，所以是北京特别国际

化的城区，而还有一些大片的空地上，在最近的几年之间，要崛起很多的驻华使馆和高档写字楼以及公寓。

而北京未来的第四使馆区，就在和第三使馆区隔着机场高速公路的北边，现在的曙光电机厂一侧，所以今后这里的发展肯定特别国际化。马达就职的报社就在这个地区，所以几乎每天他都要穿越亮马河一带，对这里的任何一个去处都很熟悉。这里有希尔顿、昆仑、长城、凯宾斯基四家五星级的饭店，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景象。有像普拉纳啤酒坊的纯正德国黑啤酒，还有顺峰这样大款和豪客请客可以一掷万金的地方；有真正美女如云的天上人间娱乐城，也有南美酒吧里的惹火性感南美舞蹈和歌曲；有“硬石”和“星期五”这样的美式餐厅让白领以及老外趋之若鹜，还有可以买到北欧一些珍奇花卉的莱太花卉中心，再有一个风景就是站街女郎很多，一度被称为“停鸡坪”，虽然警察经常扫荡，但是她们仍旧在打游击战。此外，还有办假证件、倒黑市外汇的、卖盗版光盘的。有时候你还能碰见一些外国骗子，假装和你换人民币，然后偷梁换柱转眼之间就弄走了你的人民币的。

而亮马河经过了一次河底的清淤治理，水质好了两年，但是最近又变成了长绿毛的河流了。马达感觉它的水似乎是死水，不怎么流动似的。在亮马河上，有一艘船，花枝招展地像是石舫一样停在了岸边，实际上那是一个餐厅。隔着河不远的地方是上岛咖啡厅，再往南就是独特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馆了。每年的秋天，澳大利亚大使馆后面的一条小街上，路两边树上的叶子黄了，是那种特别璀璨的金黄，比银杏树的叶子还要好看，不知道是什么树，非常美丽。马达就会一个人在那一片不断地凋落着树叶的道路上流连。

确实，亮马河一带的人，他们生存的景象是如此不同，差别是如此巨大，

除了下层的站街女郎、办假证件的，马达还偶然碰到过原中国国家队的足球教练施拉普纳，他见过他在普拉纳啤酒坊喝德国啤酒，不过特别势利的中国球迷肯定已经把他忘了。他还见过欧盟的专员拉米——当时拉米就在希尔顿饭店外面溜达。至于一些中国名人，在“硬石”就更加经常可以看见，一窝一窝的。而更多的市民在出入着高档的燕莎购物中心和中档的京源商场，忙忙碌碌地生活着。马达觉得亮马河地区是当代北京一个最逼真和浓缩的景观，社会分层从大官大款大腕到高级欢场女郎以及低级站街女、民工，这里的生存景象的多层和多种空间以及它的国际化，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马达现在多少已经厌倦了报纸的节奏，他是准备到一个网站应聘的，而这个网站就在亮马河边的这幢褐色玻璃幕墙大楼里。

就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在北京的很多地铁和户外的广告栏里，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和网站的广告，简直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和景象，让马达有一种新时代的浪潮已经扑面而来的感觉。那个时候在北京只要是他一抬头，就可以从任何地方看到网络和网站的广告，报纸上也是成版的关于王志东、张朝阳他们的新闻，新的时代来临的气息特别明显，他立即觉得自己要老了。完了，我已经老了，他想，不中用了，时代的潮水奔涌得太快了，所以他忽然感到了惶惶然，这种感觉是非常古怪的。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感到自己已经落伍了，这说明肯定是时代的步伐太快了。但是让他庆幸的是，仅仅一年之后，网络的神话就彻底地破灭了，发财的只是那些网络设备供应商们，网络的运营商们则纷纷倒闭。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今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出生于一九七二年，一九九〇年上的大学，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北京的一家报社工作，到今天已经五年多了。记得刚开始当上记者的时候，马达的热情非常高，因为报社编辑记者在今天还是有